

高阳作品·红楼系列 8种13册

融艺术想象与历史考辨于一炉，复原曹雪芹及其家族荣辱兴衰的人生画卷；上至军国大事，下至市井逸闻，尽入笔端；小说笔法，史家眼光，自成一家之言。

高 阳 作 品 · 红 楼 系 列

高阳 著

茂陵秋

红楼梦断第二部



高 阳 作 品 · 红 楼 系 列

高 阳 著

茂陵秋

红楼梦断第二部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茂陵秋(红楼梦断第二部)/高阳著. —北京: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06.3
(高阳作品系列)
ISBN 7-108-02423-3

I. 茂... II. 高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09461 号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。

责任编辑 冯金红
封面设计 罗 洪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 编	100010
图 字	01-2005-5132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	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3 月北京第 2 版 2006 年 3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开 本	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8.875
字 数	406 千字
印 数	10,001-18,000 册
定 价	28.00 元



高阳(1926—1992年)，本名许晏骈，字雁冰，浙江人。出身于钱塘望族。1962年发表第一部历史小说《李娃》，一鸣惊人。《慈禧全传》、《红顶商人》、《胡雪岩》、“红楼梦断”系列等使他成为当代知名度最高的历史小说家之一，读者遍及全球华人世界。高阳的历史小说注重历史氛围的真实，又擅编故事，论者称其“擅长工笔白描，注重墨色五彩，旨在传神，写人物时抓住特征，寥寥数语，境界全出”。一生著作凡九十余部，约105册。

两年不到的辰光，春郊驰马，犹能与子侄辈一争短长的李煦，已是幡然一叟了。

这是从鼎大奶奶自尽之后，一连串的打击所造成的。康熙六十年上京，为皇帝狠狠骂了一顿；在砖地上“崩冬、崩冬”碰头，前额正中碰出一个青紫大包，亦未能挽回天心。恩遇一衰，内务府、户部、工部的那些官儿就另眼相看了！该他得的得不到，可以搪的搪不过去，眼前就有一大一小两笔款子，非交不可。

小的一笔是参款。这年三月十八皇帝生日，虽非整寿，但因登极花甲不举行庆典，所以除了奉召的李煦以外，其余两处织造：江宁曹颖、杭州孙文成，亦都进京祝嘏，隐然有朝贺君临天下六十年的意味在内。当时知道内务府库中，有一批人参要处理，便策动曹颖与孙文成，向内务府接头，按照往例，仍旧交由江宁、苏州、杭州三处织造经手发售。人参共有六种，总数两千多斤。三处匀分，每处应缴价款一万八千五百多银子。孙文成首先交清，曹颖缴了一半，李煦分文未交。内务府已行文来催过两次，倘再不交，面子上怕会搞得很难看。

大的一笔是十几年以来积下的亏空。原来当皇帝恩赏曹、李二人，以十年为期，轮管淮盐时，他跟曹寅会衔奏准，将两淮盐差的余银之中，拨出二十一万分解江宁、苏州两织造衙门。每处每年各得十万五千两。原本向藩库支领的这笔款

子,就此停支。

到得康熙四十七年,部议裁减应织缎匹。供应既减,经费自然也要减少,苏州每年可省下四万多银子,而两淮巡盐御史衙门,仍依原数照解,理当由织造转缴差额。康熙五十二年以前,已经料理清楚,五十三年至五十九年,一共七年积下了三十二万多的亏空,内务府已经催了两年了。

李煦计无所出,这年——康熙六十一年三月里,硬着头皮又写了一个密折,实言陈奏:“奴才因历年应酬众多,家累不少,致将存剩银两借用;今晓夜思维,无术归还。”惟有“伏求终始天恩,再赏浒墅关差十年。在正额钱粮以外,愿进银五万两”。此外,每年再拨补亏空三万两千多银子。十年可以补完。

皇帝没有准,但也没有驳。留中不发,也可视作皇帝尚在考虑。李煦并不气馁。

不但气馁,他甚至始终是乐观的,能将眼前的心力交瘁之苦,融化在三五年内无穷的希望之中——希望在遥远的西陲:张掖。

张掖就是甘州,抚远大将军皇十四子恂郡王驻节之地。自古艳称的“葡萄美酒夜光杯,欲饮琵琶马上催”的旖旎风光,由于李绅的刻画,使得他更神往了。

李绅是端午节刚过,回到苏州的。他在平郡王訥尔苏帐下,专司笔札。一次战役大捷,他为平郡王写了一通贺函给皇十四子,大获赏识,要延揽李绅入幕。从此,他由诸侯的门下,转为“东宫”的宾客。

说皇十四子恂郡王是“东宫”,无名有实。早在康熙四十

七年，皇长子胤禔革去直郡王爵位时，所撤回的上三旗护卫人员，即奉上传，赐与十四阿哥。五十七年冬天授为抚远大将军时，特准使用标示御驾所在的正黄旗纛。亲御太和殿颁授抚远大将军的金印，在在暗示，皇十四子是代替御驾亲征。大命有归，已是公开的秘密。

为此，凡派赴军前的文武官员，都有从龙之威。但恂郡王人如其号，恂恂然惟恐不胜，对部下尽管时有恩赏，而约束甚严。以李绅的性情，遇到这样一位明主，自然死心塌地，效力勿去。

但是，江南还是常萦魂梦。所恋的倒不是江南之风光，而是在江南的亲族。他也知道，李煦老境颓唐，而李鼎则纨绔如故。想起十几年追随的情谊，很想有机会来看看这位老叔。只是几次请假，总为皇十四子劝说：“闯关跋涉，往还万里，太辛苦了！等有机会再说吧。”

机会终于找到了。塞外苦寒，重裘不暖；恂郡王想到自己的那件“吴棉”小棉袄，隔一层布衫，贴肉穿着，又轻又暖，何不每人制发一件？

于是他脱下自己的小棉袄，作为样品，下令采办四万件。他所说的“吴棉”就是丝棉，出在江浙两省养蚕的地方。主管军需的官员，主张用大将军的敕令，行文有关督抚，从速照办，限期运到。李绅知道了这件事，另有主意。

“四万件丝棉小棉袄，大概八万银子就可以办得下来。可是行文督抚，层转州县，派到民间，恐怕二十万银子都办不下来。军需紧急，地方官不敢违误期限；于是胥吏借事生风，鞭仆追比，不知会如何骚扰？”李绅又说：“再者，若无专人督办，尺寸不齐，厚薄不一，验收分发，一定纠纷不断。是故此议不

可行。”

“说得不错！缙之，”恂郡王问：“想来你总有善策？”

“不敢谓之为善策。只是我在江南多年，对这方面的情形比较了解。蚕丝出在太湖边上的苏州、湖州两府。我有个省钱、省时、省麻烦的办法。”

他的办法是委托苏州、杭州两织造，估价代办。工料款子请江苏、浙江两藩库代垫，咨部在西征军费项下扣还。将来运输亦可委请苏杭两织造代办，他们每年解送“龙衣”，自有一批妥当的船在。

“织造衙门在这方面是内行，购料比别人又便宜又好。至于工人，除了本衙门的匠役以外，另有一批特约的机户与裁缝。只要找到抓头的人，说明式样尺寸，领了料去，大包发小包，小包发散户；限期汇总来缴，再不得耽误，更不敢偷工减料。实在是一举数得。”

“好极了！”恂郡王很高兴地说：“虽小事亦是一番经济。足见长才！”

“十四爷谬赞，愧不敢当。”李绅紧接着说：“不过，我要假公济私，向十四爷讨这个差使。”

恂郡王想了一会，点点头说：“好！按实际，恐怕亦只有你去，才能办得圆满。”

“多谢十四爷！”李绅请了个安。

“言重，言重！应该我向你道谢。”恂郡王说：“你预备什么时候动身？”

“自然是越快越好。”李绅答说：“我想端午节左右赶回江南，限一个月办齐这批棉军服。随即装船，大概七月初可到开封。以后，接运的事，我就不管了。”

“行！不过，我希望你在苏州也别逗留得太久。”恂郡王念了两句唐诗：“待到重阳日，还来就菊花！”

“是！我尽力在八月底之前，赶回来复命。”

道不完的别后相思，说不尽的塞外风光。直到第四天下午，李煦在沧浪亭设席为李绅接风，才能细谈公事。

同席的只得四个人，李家叔侄以外，另有两个李煦的幕友，一个叫沈宜士，籍隶浙江山阴，精于筹算；一个叫李果，字客山，本地人，专为李煦应酬各方宾客。这两个人都称得起笃行君子。在李家的门客中，也只有这两个人跟李绅谈得来，所以李煦特为邀他们来作陪。

叙过契阔，主客四人相将入席，不分上下，随意落座。李煦端起酒杯，第一句话就说：“缙之，你老叔有个不情之请，你先干了再说。”

一干了杯，即表示对他的“不情之请”，作了承诺，但李煦已先一饮而尽，举空杯相照，李绅就不能不干了。

“缙之，那四万件棉袄，你都交给我办吧！”

是这么一个“不情之请”，李绅大出意外。公文中说得明白白，委托苏州、杭州两织造衙门，各办丝棉袄两万，价款亦由江苏、浙江两藩司衙门分垫。李绅又何得擅作主张？

李果本性喜欢急人之急，看李绅面有难色，体谅到他的处境确有无法应命之苦，便开口替他解围。

李煦字旭东，门客都称他“旭公”。李果很率直地说：“旭公，此事非缙之兄所能作主，得另作计议。”

“‘吾从众’！”李煦将身子往椅背上一靠，双手相叠，搁在鼓起来的肚子上。

他这个姿态是李绅看惯了的，只是感想不同。当李煦精力旺盛时，出现这样的姿态，自然而然地会使人感受到他作为一个最终裁定者的权威；而此刻白发满头，与他的双目炯炯不甚调和，所予人的感觉是，他在求援，他渴望着能有一个使他一手经理这批军服的办法出现。

就为了这一感觉，李绅提出一个他本人不喜欢的建议：“我想，或者可以跟孙三叔商量，请他自己表示，拿这个差使，让给大叔一个人来办。”

所谓“孙三叔”即指杭州织造孙文成。“这是釜底抽薪之计。”李果接口：“我赞成。”

“宜士先生以为如何？”

沈宜士是典型的“绍兴师爷”的派头，三思而言，言必有中。此时先喝口酒，拈块风鸡咬了一口，咀嚼了一会，方始开口。

“李、曹、孙三家如一家，这件事情孙家情让，实在算不了什么。不过，其中有一层关碍，只怕孙家肯让，浙江的巡抚跟藩司也不肯让。”沈宜士略停一下，又说：“列公请想，大将军派下来的差使，谁不想巴结？”

画龙点睛在最后一语。座中无不恍然大悟。浙江拿这个差使办好了，不见得有何好处；但如转到江苏来办，不知其中有此情让的委曲，只道浙江怠慢这个差使，倘或抚远大将军因此恼怒，浙江的织造、巡抚、藩司的前程，当然就此断送了。

“看起来不行了！不过，”李煦皱着眉说：“如果有这八万银子周转，我的几个关都可以过去了。”

“法子不是没有。”沈宜士慢条斯理地说：“这个法子叫做让利不让名。表面上，孙织造承办，暗地里将浙江的款子转过

来。东西由这里办好,悄悄送到浙江再装船。不过,也不能全数拿过来,浙江自己要办一部分,才能遮人耳目。”

“是,是!”李煦眉目舒展地说:“此计大妙!如果文成肯让四分之三给我最好,不然就平分着办。”接着叫一声:“缙之!”

不必明言,便能意会。李绅慨然答说:“孙三叔那里,自然我去商量。时不宜迟,我明天就走。”

“也不必这么匆忙。”李煦急忙说道:“你好好歇几天再说。”

“事情要办就得快。”李果插进来说:“我陪缙之兄一起去走一趟,顺便逛逛西湖。”

“这倒也使得!”

李煦说了这一句,随即离席,亲自关照二总管温世隆,将他平日来往扬州、镇江、常州各地的一艘坐船,赶紧收拾干净,帷帐衾褥,皆备新品;又分派随行的厨子听差,直以上宾之礼相待。

回到席间,愁怀一去,天公恰又作美,来了一场阵头雨,炎暑顿消、神清气爽,酒兴谈兴,更加好了。

话题很自然地落到抚远大将军恂郡王身上。李果问道:“都道储位已定,又说皇上有禅位之意。缙之兄,你如今是大将军麾下的上客,朝夕过从,想来总知道这些至秘极密?”

李绅笑道:“既是‘至秘极密’,我何可妄言,不过储位已定,实在已算不了什么秘密。皇上的朱谕,我亦见过一通,谆谆以宽厚御民为勉,期望大将军能作仁君的意思,是很殷切的。”

“既然如此,去年万寿节前,太仓王相国奏请建储,何以又获严谴?”

“这是皇上的深意。一建了储，东宫体制在诸王之上；岁时令节，诸王见太子行二跪六叩礼，你想恂郡王的同母兄四阿哥雍亲王，心里是什么味道？”

“雍亲王为人尖刻。”李煦插进来说：“不立恂郡王为太子，一则是这一来体制所关，无法跟弟兄亲近；再则就是怕雍亲王心里不服。皇上深谋远虑，计出万全。大清朝福祚绵长，真正我辈何幸而逢此盛世！”

说罢满饮一杯，大家也都陪他干了，李果一面为大家斟酒，一面问道：“缙之兄，禅位之说如何？”

“这一层很难说，不过皇上已下了好几年的工夫，把他即位以来的大事，按年追叙，以备嗣君奉为南针。或许等皇上将这件大事办妥了，还要当个几十年的太上皇，亦未可知。”

“这可真是自有载籍所未有的盛举！缙之兄，我倒还要请教。恂郡王到底有何长处，皇上何以独钟意于这位阿哥？”

李绅想了一下答说：“皇上钟意于恂郡王，就因为他跟他的同母兄雍亲王，是极端相反的性情。”

原来恂郡王赋性仁厚，从小对兄恭敬，对弟友爱，因而最蒙父皇钟爱。自从太子两次被废，弟兄之间公认的、最能干的皇八子乘机而起，居然获得原来拥护太子的一班椒房贵戚、元老重臣的支持；弟兄之中，包括皇长子、皇九子、皇十子，以及现在的恂郡王，亦无不倾心。众望所归，宾客如云，俨然东宫气象了。

但在皇帝看，皇子中最不合继承大位资格的，就是皇八子。因为他的出身不好，生母良妃是籍没入官的罪人之女。如果他做了皇帝，皇三子诚亲王、皇四子雍亲王，还可能有皇五子恒亲王，都不会甘服，束甲相攻的骨肉之祸，必不可免。

还有一层为皇帝所深恶的是，皇八子的福晋，既妒且悍，所以皇八子一直没有儿子。如果是他继承了皇位，一传而绝，将来选取嗣子，必生严重的纠纷。因此，凡有大臣称道皇八子贤能，即不为皇帝所喜；但另一方面，却又用皇八子管理内务府，用意在显示他的这个儿子，可为大臣，不可为君。

见此光景，颇有自知之明的皇八子，绝了想君临天下的念头，决定在兄弟之中，挑一个人去支持，以成拥立之功，长保富贵安乐。

他心目中有两个人，一个是皇九子、一个是皇十四子。结果挑中了后者。最大的原因是，迎合皇帝的心理。

这一来，就更加加强了传位于皇十四子的决心。因为皇八子眼前让贤，将来自必尽心辅佐，外而治国，内而消弭骨肉间的猜疑，有他参赞，更可放心。

“总而言之，皇上认为只有传位给恂郡王，才无后患。当然，恂郡王的德与才，亦足以成为明主。加以年力正富，一旦接位，起码有三十年太平天下。”

“有道理、有道理！”久未发言的沈宜士连连点头，然后提出一个疑问：“民间的大户人家，如果遇到这种承家顶门户的大事，总也要找几个大儿子商量商量；不知道跟几位亲王商量过没有？”

“问得好！”李绅答说：“照我猜想，诚亲王、雍亲王、恒亲王，还有皇七子淳郡王都商量过的。”

“照此说来，乾坤已经大定。将来一朝天子一朝臣，缙之兄飞黄腾达，指日可期。”

李绅淡于名利，对沈宜士的恭维，不甚入耳，所以矜持地微笑不答。李煦却大为兴奋，有一段锦绣前程，可以描画。

“我们曹、李两家，这几年的家运，坏极、坏极！不过，我看得比较远，所以一切都能泰然处之。恂郡王一旦登了大宝，我们那位姑爷平郡王是他在塞外同生死、共甘苦的弟兄，必定要得意的；加以缙之是从龙之臣，三五年工夫就可以戴红顶子。两位请想，我眼前这点坎坷，算得了什么！”

这是可以明言的关系，还有不便说破的奥援。李煦早在皇八子身上下了功夫，曾经买过四个绝色女子，送到京里，为皇八子营了很隐密的金屋。恂郡王做了皇帝，如今还只是贝子的皇八子一定会被封为世袭罔替的亲王，成为第九位“铁帽子王”，这是最牢靠的一座靠山。

从杭州回来，已经六月初了，天气正热的时候，李绅被安排在水榭中下榻。李鼎亦移榻相陪，晚来置酒，兄弟俩闲谈，少不得要提起一个人。

“小鼎，绣春怎么样了？”“‘春心莫与花争发，一寸相思一寸灰。’”

李绅黯然，然后怔怔地望着李鼎，好半天才问：“你现在跟她怎么称呼？”

“我没有见过她。”

“去年秋天，不说你在曹家作客，有一个月之久，莫非就没有机会看见她。”

“她根本不在曹家。”

“在哪里？”李绅又问：“还是住在她嫂子家？”

“也不是！”李鼎又吟了两句诗：“此身已作沾泥絮，黄卷青灯了一生！”

“怎么？”李绅大惊，“真的出家了！”

“听说是带发修行。”

“在哪个庵？”

“好像是在吴江附近的一个镇上。”

“小鼎，”李绅央求着说：“你给打听一下，行不行？”

“要打听容易，你让柱子到门房里去问一声就是，四姨还派人给她送过东西。”李鼎紧接着问：“绅哥，你还打算去访旧？”

“我不知道她愿意不愿意见我？”

李鼎年轻好事，加以久无新鲜的消遣，认为去看出了家的绣春，特别是见了李绅作何模样，是件很好玩的事，所以跃跃欲试。不过，他知道李绅的脾气，倘或自己的态度欠庄重，就不但不会带他去，多半还要挨几句训。

于是，他神色肃然地说：“绅哥，论到这重公案，自然是你负她。但是，你有你的苦衷，也不是不能解释的。无论如何，你趁现在难得回来的机会，应该有个交代。或许会劝得她回心转意。乃至于对于真的绝望了，倒也能够丢开，重新从人。”

“你说得不错！我应该对她有个交代。”

“那好！我陪你去。”

李绅点点头，盘算一会说：“当然公事第一！照我原来的打算，这会儿应该已经把东西办齐装船，七月初可到开封。如今得赶紧催办。无论如何，月半一过，非装船不可。不然接运的车马多等一天，就让百姓多受一天累。于心何忍？”

“月半大概都可以齐。我帮你再催一催。”李鼎问道：“绅哥，你自己预备什么时候走？”

“至迟不能过二十五。”

“那怎么行？”李鼎有些着慌，“你不是答应了？要办喜事，

几天怎么来得及？”

“不！办喜事，起码得明年。婚娶大事，岂可草率？”

“我说的办喜事是‘传红’，不是迎娶。‘传红’宴客，往来酬酢，亲友相贺，总要半个月才摆布得开。”李鼎自作主张地说：“这样，棉袄月半装船，然后办喜事，你月底动身。明天我替你去要船，有两天工夫就可以弄妥当。大后天我陪你去访绣春。了掉这重公案，回来你就可以专心一致地干你的正经了！”

黄昏下船，沿着运河南行，午夜时分，便到了吴江，泊在垂虹桥下。新月如钩，清风入怀，李绅忽然有了酒兴。

“糟糕！”柱子懊丧地说：“路菜倒带了，就忘了带酒。”

“不要紧！”李鼎携来的春熙班的小旦琴宝说：“这里我很熟。上岸往南一里多路，是个镇甸，那里有好几家卖酒的。这时候还都在纳凉，不愁敲不开店门。”

于是李鼎派一名男仆与柱子一起去打酒，然后吩咐船家烧水烹茶，与李绅倚着船一面品茗玩月，一面闲谈。

“鼎大爷，”琴宝笑嘻嘻地说：“我有个主意，你看使得使不得？两位爷不如到桥上去喝酒，又轩敞，又凉快。”

“这个主意好！”李绅脱口说道：“我本来就想上岸舒舒筋骨。”

于是收拾茶具、食盒、杯盘，另携两条龙须席，搭好跳板登岸上桥。这道桥是吴中一胜，本名利往桥；地当吴江入太湖之处，桥长一百三十丈，有六十四个桥洞。当北宋庆历年间初建时，本是木桥，现在早已改为石桥，桥中建亭，即名垂虹亭。

小福儿在亭中铺好龙须席，李鼎、李绅相对而坐，琴宝就

坐在两个人中间。月光斜射，正照在他稚气的脸上，眉目娟娟，带点腼腆，像个女孩子。

“你今年多大？”李绅问说。

“十六。”

“从师几年了？”

“八年多。”

“八年多，会的曲子不少吧？”

“他早就满师了。”李鼎说道：“他师父不放他。唱得很不错，可惜没有带笛子，不然可以唱一段你听听。”

“我带了一支笛子，在船上。”琴宝向小福儿招招手说：“小福哥，劳你驾，把我铺位上那支笛子取了来。”

“你念过书没有？”李绅又问。

“也谈不上念过书。不过认‘本子’，识得几个字而已。”琴宝又说：“鼎大爷常跟我说，要念些词曲在肚子里，不然演‘闹学’、‘惊梦’这些戏，拿不出身份来。”

“这也是‘腹有诗书气自华’的道理。”李绅问道：“你倒说，你念了些什么词曲在肚子里？”

“他最喜欢朱陈两家词。”李鼎插嘴。

朱是朱彝尊，陈是陈其年。四十年前同应制科“博学弘词”，名动禁中，是有清以来两大词家，但最早合刻的词集，却谦称《朱陈村词》。李绅也是喜爱这两家词的，所以听得李鼎的话，颇有喜得知音之感，兴致更好了。

“那么，就地风光，有首‘高阳台’，你总记得吧？”

“怎么不记得？只要船过这里，我总会想到这首词。”

“你念给缙二爷听听。”李鼎说道：“词韵又是一种，有些仄声，要当平声用，请缙二爷指点指点你。”